811

痔瘡兜科專家徐麗洲醫士

田桐死不忘太平

（聊齋）

民黨鉅子蘄春田梓琴先生，在滬作古，已數月矣，其家族仍寓滬上貝勒路，先生未病時，曾發行太平雜誌，自任主幹撰述，十之八九，皆出先生之手筆，先生自謂一生抱負，胥在是書，故極自矜貴，每遇友人，輒贈一冊，大有湯海秋遨人往看浮邱子之風，當一二期出版後，海內風行，初版二萬冊，頃刻銷盡，後又放大版本，續印數萬冊，不意出至第三期，先生即患腸胃之症，困頓數月，卒以不起，先生既死，太平雜誌亦成絕筆，然其家中所堆庋者，尚有充塞屋棟之槪，近有某某數君，下榻先生寓中，以榻位不敷，乃取是書鋪成榻形，而敷衾褥於其上，不意睡至中宵，忽聞耳畔有叱起聲，張目視之，恍見先生怒目而視，謂此書乃我畢生精血所寄，中國他日克臻郅治，非人人熟讀此書不可，若輩安得據爲臥榻，褻瀆經世之大文云云，聞者噤不敢聲，次日，互述所遇，莫不相同，相戒不敢復以太平雜誌作臥具，其胆小者，且襆被旅社，不敢復往，噫，先生死後，猶寶護其書若此，文人結習，至死不除，亦可怪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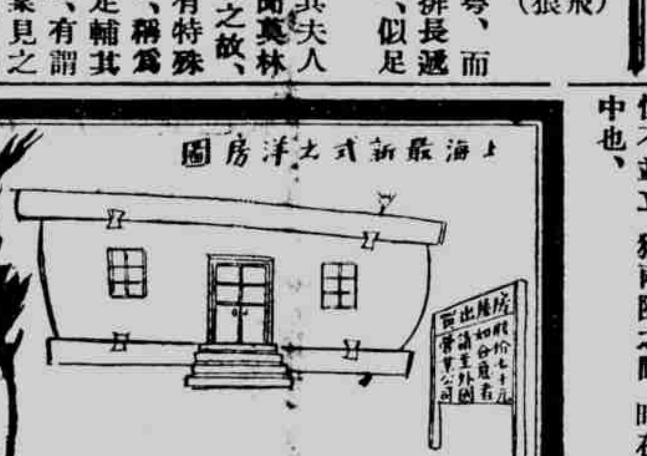
陳濟棠之老婆運

（飛狼）

聞諸粵人，粵局與「濟字」最有關係，溯孫中山從博「濟」醫院出身，以粵爲革命策源地，造成其國父之地位，洪憲時代，龍「濟」光以濟字軍，拜封郡王，政桂系時代，莫「濟」以陸榮廷之親子，稱雄粵東，國民革命時代，始有李「濟」深，再有陳「濟」棠，皆爲中樞所倚畀，此外如販賣藥丸之陳李「濟」，操廣「濟」，李衆勝之「濟」衆丸等，亦稱出色當行，（惜乎施濟羣先生不在粵辦報，否則亦必爲濟字階級人物，一笑，）要之，建國二十年，粵局與「濟」字，確未須臾離也，今陳濟棠奉詔入京，商決桂事，頃值粵友，愁談濟字人物之餘，遂復涉及陳濟棠所恃以爲濟粵之具，謂陳乃善於相人之術，猶憶陳充排長時，陳銘樞方充連長，濟棠嘗謂銘樞，「觀子之相，足躋顯要，然我之相，亦不在子下，特子須歷盡艱危，我則扶搖直上，斯其異耳」，銘樞聞而鄙之，銘樞自謂「我善權術，亦小有才，將來顯達，或能致之，爾直豚犬，其不死於排長職位者，斯邀天之福矣，」濟棠笑而不辯，果也，其後銘樞依鄧鏗陳炯明李濟深，浮沉多次，又復參加北伐，備嘗困苦，始得主席於粵，而濟棠之兵，不越兩廣境外，由排長遞升至師長，今亦爲粵軍之總戎，似足證濟棠之言信也，

此次陳濟棠北來，隨行者，有其夫人莫秀英，及其策士林翼中等，聞莫林見知於濟棠，亦濟棠深許其相之故，蓋林以廣東高師學生，原非有特殊之技，今與李揚敬在濟棠左右，稱爲文丞武將，以濟棠謂林之相，足輔其主建功立業也，莫秀英之出處，有謂是鬟婢之流，但無從證明，濟棠見之，即與之結婚，以濟棠謂莫之相，足旺其夫成奇勳也，濟棠對林莫二人，自然寵莫愈優，濟棠去歲督師蒼梧，莫有一次，忽不告濟棠，突回其防城縣之故鄉，濟棠聞而驚懷，乃立派專艦，命專使，卑詞恭迎，丐莫返廣州，其順從莫者如此，濟棠復言，自娶莫後，一切的一切無不順利，其意固證明莫確旺夫，及其相術之高妙，但聞者則謂今日之濟棠，乃靠老婆運而已，故濟棠不敢逆莫，莫於是從而愈驕，然而一般人欲得富貴榮祿者，誠不可不以相術爲捷徑矣，

莫秀英容色婉嬈，長髮覆額，驟見之，疑是海上之電影女明星，在粵飆頭甚勁，但一無所長以表於世，惟能旺夫，又妻以夫貴，於是在武裝同志之太太團中，稱爲巨擘，與文裝同志之太太團領袖，陳銘樞之妻朱光珍，恆不並立，猶兩陳之間，時在互擠之中也，



社局解散華僑聯會

（金雀）

社會局對於上海一般非正當之結合團體，三令五申，取締甚嚴，最近，華僑聯合會，又被社會局解散矣，據聞華僑聯合會此次之突被解散，原因甚爲復雜，其中尚含有少許政治意味，緣該會近來，不時出頭露面，在報紙上大發其電報宣言，對英國經濟考察團，來華考察，尤大肆攻擊，其他則每有一僑胞問題發生，該會常有激烈主張，中央頗不爲然，而於反對英國經濟考察團層，尤認爲不滿，蓋中央意旨，外人既好意來華考察，準備投資，今華僑聯合會不問皂白，將荷屬侮辱華僑以及蕭案等等，均牽涉在英國經濟團頭上，豈非故意爲難，殊屬有損友邦睦誼，遂命令上海社會局，會同市黨部，將該會解散，並解散之理由，則謂該會有日本籍之反動份子在內把持，不得不予以解散，而華僑聯合會，亦即此一命嗚呼矣，

□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英漢模範字典，係張世鎏、平海瀾、厲志雲、陸學煥等所合編，編制新穎特別，每一單字除解釋字義外，幷指示其在文法上之用法，彙具字典文範之長，極合各級教員學生及華洋商業機關人員之用，銷路之佳，爲該館自來各種英漢字典之冠，頃已發售第二十版書，適各校春季開學，購者更形踴躍，

張學良以子習海軍

（馬躍）

張學良襲父位以雄踞東北，又復身兼種種要職，因而爲時局中之第一流人物，近據瀋訊，張氏邇以東北海軍學校，舉行招生，定額錄取四十名，而投考者竟有七百餘衆，張爲栽植其兒子故，亦擬於此期送其子閭洵或閭玕，加入海軍學校，使習海軍，受軍國民教育，蓋張氏之意，欲使其子亦能繼承父業也，

亦有人謂，張氏邇來，深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之思想，自念本人以軍事稱於東北，其弟以警政稱於津門，將來張之子弟，將陸續使習海軍財政實業等，則一旦國家地位增高，人材支配，庶足敷用，具殆所謂百年樹人，抑亦爲求後來居上者所應準備者也，

王外長馬路遇浪人

（探路）

外交部長王正廷氏，前月中，因參與天津比租界收回典禮，赴津公幹，公畢，又以事迂道轉謁北平，距抵平以後，政躬忽感不適，遂入醫院療治，而返京之期，遂以遲遲，及抵京時，元氣猶未回復，乃向國民政府暨行政院，請假一星期，擬返奉化原籍休養，當王氏過滬時，雖在請假期中，然仍力疾赴楓林橋畔，外交部駐滬辦事處，先後延見挪威駐華公使與白脫，日本駐華代理公使重光葵，瑞典駐日兼駐華公使賀德曼等，協商各種外交問題，是可見其國爾忘身，有足多者，迨上月卅一日，王氏始起程回籍，是日下午二時許，記者偶在南京路新新公司前，適見王氏自東而西，步甚迂緩，容顏憔悴，尚留病色，其保鏢則緊隨身後，蓋王氏方從公司中出，將登其停貴州路之汽車也，不料其時適有一浪人，即俗所謂癟三者，驀見王氏，即緊追討賞，亦步亦趨，糾纏不清，雖經王之保鏢厲聲呵叱，而此浪人始終不釋，至此，王氏頗現窘狀，於是急步登車，然此浪人，仍至車旁，要求賜賞，啾啾不已，後經保鏢用力猛推，將車門緊閉，浪人始大失望，而王氏之車，遂得向西馳去，按王外長樽俎折衝，威武所不屈，強權所不畏，今乃遇一浪人，反窘狀畢露，避之若浼，語曰大勇若怯，其斯之謂乎，

□北四川路橫浜橋華興坊福壽美術工藝廠，出品銀盾及各種禮品，式皆新穎，鏤工尤細，交際場中妙品也，（貓厂）

南行記

（五）（羽赤）

香港是一個小島，扼着中國南海的咽喉，當中屹立一山，名叫做維多利亞山，此山高出水面一千八百餘尺，聳壑昂霄，十分雄秀，山頂一區，樓館甚多，住的都是英籍豪貴，別國人不能享此權利，華人祗港紳何東，也有別墅在上，因爲何東曾受過英皇的爵位，算是絕無僅有的，山上築有很好的汽車道，遊者可乘汽車直抵山頂，從山頂下望，山重水複，足見他形勢的優越，若在夜間，遠望海中的漁火，星羅棋布，無慮千百，最爲奇觀，英人得了香港，便得到經營遠東的根據地，且破了中國被西方人凌辱侵奪的天荒，有人說，香港雖小小一島，但其經濟力，遠在上海之上，市面十分繁榮，吃食的館子，觸目皆是，蛇、猴、金錢豹，山瑞，竹絲雞，菓子狸等，幾種動物，尤爲號召顧客的中堅份子，小館子中，更有所謂五霸會諸侯者，取蛇貓等肉，與猴子混煮一鍋，供人大嚼，館家因爲要表示他各種動物的新鮮活剝，把活蛇活猴，活狸貓等物，盛着籠子，放在門前，任人觀看，每見很小的猴子，指爪初長，毛髮不全，兩隻眼睛，雖不是從八卦爐裏煉成的火眼金睛，却也對人弈弈有生氣，惟一念牠不久將登刀俎，便令人不忍卒視，廣東人最重攝生，一年四季，服補藥，吃補菜，某物滋陰，某物健身，非常注意，市招上海狗鞭，固精丸，種種名稱，尤爲夥頤，生活程度較上海爲高，以房價而論，一間門面，幾百兩銀子不足爲奇，鴿棚式的住家，比上海有過之無不及，我們所住旅館對門的一家，是座烟舖，一層樓上，有四層間隔，不但床上有床，上床之上更有擱樓，不但床下有牀，下牀之下更有地鋪，在上的搽升而進，在下的蛇行而入，一室之中，豈祗上下牀之分，簡直有天淵之隔了，其他一般商號事務所等，設在三樓四樓的，往往一隻扶梯，須走四五十級，登樓的人，扶搖直上，有似升天，

大光明大戲院

今日　三時　五時　七時半　九時一刻　開映

美國雷電華公司又一得意新出品

青年女明星蘇卡樂與男明星約瑟麥克合演有聲佳作

戀人之心

戀人之心苦。苦若黃蓮。

戀人之心甜。甜似甘蜜。

本片係根據著名舞台喜劇「湯梅」改編而成、「湯梅」在百老匯開演、連續一年之久、賣座不衰、其價值可以概見、雷電華公司有鑒於此、拿來攝上有聲的銀幕、更配上一個那綺年玉貌的女明星蘇卡樂主演、約瑟麥克、活潑伶俐、旣使人蕩氣迴腸、又詼諧又使人捧腹絕倒、

唐拾義防痨久咳丸

上海廣西路角　父子大藥廠發行

每瓶一元各埠均有出售

上海商業儲蓄銀行

諸君如要解決下列問題

家庭經濟

老年贍養

子女教育

兒女婚嫁

請向敝行索閱詳細說明書

海上之窮奢極欲

（迂叟）

某商歿後，以七千金購一陰沉木棺，某律師度蜜月，僦居外國飯店，每日一百元，某氏兄弟汽車，每輛八千金，數月一易，某妾某女之衣服費，每歲二萬餘金，某閣少之和酒報效費，每歲十萬餘金，他舉稱是，其靡費可想而知，在紈袴之子，巾幗之流，無知無識，自不足責，而如智識最高之律師，已成破產之某商，不乏好友懿親，不聞從而勸止者，今各省之兵災匪害，死亡載道，流離失所，欲求桐棺薰葬，敝廬完聚而不可得，高高在上者，既漠視焉而不知恤，在下之擁貲自豪者，又如秦越人之視肥瘠，不肯移其濫用之費，施諸水深火熱之中，爲懺悔罪惡，造福子孫之餘地，古語有云，哀莫大於心死，其若人之謂乎，

難主席無詞對田曦

（咏楚）

張難先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以來，忽將兩月，雖兼任民政廳廳長，而新委任之縣長，不過數人，此數人中，無一籍隸湖北者，推原其故，難主席因到浙江未久，不知兩浙人士，對渠之感情與批評如何，乃抱一放新縣長不放湖北人，爲一種安慰浙江人之無上妙計，幷可以藉此阻擋想到杭州求官的湖北人之路，不過難主席雖用此妙計，而湖北人之到杭求官者，仍日有所聞，其中最堪紀錄者則有難主席與湖北人田曦大吵大鬧之一種趣聞，田曦號曉升，湖北蘄春縣人，海上新赴玉樓田子琴先生之族弟也，其人性情奇拗，曾任湖北應山縣縣長，成績不甚佳妙，此次到杭之先，跑到南京，借族兄田桐巳死之面子，設得向來不寫介紹信的胡漢民院長一封介紹信，星夜跑到杭州拜信任見難主席，難主席看是已故黨國田桐之族弟，又攜有大偉人胡院長之介紹信，握手之下，極表歡迎，延之上座，捧茶以進，難主席到杭州以來，接見湖北人，未有如此之恭且敬者也，蓋難主席之所以如此待田者，實因漢院長一函，說得異常懇切，胡函略謂……田君奔走革命多年，非百里才也，弟曾薦至楚傖處，楚傖月給二百元乾薪，田君以革命黨人不能用錢不做事，拂袖而去，弟以爲此眞黨人本色，特再薦于台端，……難主席見胡以眞黨人稱田君，故不敢以普通的湖北人視田也，不料難主席左右沔陽系中之代理秘書長聶松喬，與田仇隙極深，用極不堪之詞，向難主席醜詆田君，謂田在湖北應山任內，用地痞曾尙武充第一科長，舞弊弄法，以致革職，難主席不察虛實，即親筆寫一長函答復胡院長，一面嚴飭省政府傳達長，以後田曦求見，不予傳遞名刺，田探得此消息，跑往民政廳，向難主席破口大罵，罵難主席不顧胡院長的信用，損壞自己的人格，難主席平日雖有工于謾罵之名，此時對田，竟喘喘嚅嚅，無言答對，田于痛罵難主席後，幷擬往南京胡院長處，抄出難主席原函，向法庭起訴，曾尙武者，乃湖北起義四武之一，（孫武張振武蔣翊武曾尙武）亦非易與者，聞難主席極力爲田疏通，蓋恐開罪于胡院長也，一場風波，尙不知如何結果，

劉維熾之去思？

（乘客）

京滬杭兩路局長劉維熾，在任年餘，將路政辦得不堪問聞，不論乘客商人，提及劉維熾，莫不搖首太息，蓋路局貪用不良之煤，不脫車，反爲難得之事，脫車則變爲家常便飯，三四等車，設備污穢，對待客人如猪子，化去數十萬購買之太平洋式機頭，久試不靈，成爲不太平之機頭，蓋機頭與軌道不合，若強用之必有倒車之虞也，外間對劉空氣之惡，無以復加，但劉常以爲我得孫部長之心腹，孫部長決不致與我留難，我祇須對孫部長恭而敬之，則外界之笑罵，不足介意，豈知平地一聲雷，劉維熾忽有調任平漢路消息，遺缺由次長黃漢樑繼任，劉聞之，亦徒作書空咄咄，懊喪不置，蓋劉最近尙大開其商務會議，結果，化去數萬金，僅得幾個空議案，然在劉尙以爲此乃我之德政也，今鐵道部孫部長，廉得其情，深以輿論不可違，乃將劉調任平漢路局，其實劉往昔在閩粵時，曾一度充任平漢局長，今舊地重遊，平漢路又將回復若干載以前之景象矣，嗚呼，劉維熾其亦可以已矣，

寃家宜解不宜結

（雲行）

世俗視撮合婚姻，爲成人之美，而以離解婚姻，爲有傷陰騭，故嘗見人以怨耦終身，鮮肯爲排解之魯連者，此實迷信之說，有以致之，近年盛倡戀愛自由，結婚旣易，離婚亦速，訂婚之手續旣簡，解除婚約之風亦盛，是以離婚解約之案，日出靡窮，諸大律師，幾視代表離婚解約，爲其業務之一種，某名律師，嘗代表某名流夫婦離婚，又嘗爲某偉人嘉禮證婚，此離婚之案，因曾喧傳衆口，而彼結婚嘉禮，亦曾豔說一時者，一日席次，客有戲問某名律師者，對於代人證婚與離婚，觀感如何，其意蓋亦不無存世俗之見也，某名律師，因亦以俗諺笑答曰，寃家宜解不宜結，此言殊可謂妙造自然，蓋諺所謂歡喜寃家，如潘金蓮之稱大官人，閻婆媳之稱三郎，小說上曾有寃家之名詞，旣曰寃家，其結合已屬多此一舉，其離解也，理所宜然，言固名言，而某律師所以爲名律師也，

薛錦園與廣東大戲院

（橫戈）

北四川路廣東大戲院，於一月三十一日，舉行開幕禮，是院以處於廣東人集中之區，又以演廣東戲爲號召，故參加觀禮者，無論男女婦孺，悉爲廣東人，蓋戲院也，而儼若廣東會館矣，二時許開會，唱禮及演講者，咸以國語爲主，其不善國語之勞敬修君，則以廣東語與國語夾雜出之，律師汪思濟，國語頗佳，惟演講時間太長，觀禮者迭以不規則之掌聲報之，唱禮者三請報界來賓演講，竟無人應，意者各記者以不識廣東語，遂無人參加，然聞諸紫羅蘭在金陵酒家招待報界，則到者頗衆，而未嘗以言語隔膜遠之，此殆關乎交際之手腕矣，主持開幕禮者，該戲院揭櫫示衆，有鞠躬敦請名媛薛錦園女士，舉行開幕字樣，薛女士頎長而苗條，衣摩登的旗袍，髮小如蠻馬，不似宋美齡女士之髻遠甚，薛女士登壇時，音樂悠揚，旣登壇，秋波微睨左右，似有不勝情意，樂止，操廣東語略致詞，視勞敬修汪思濟等不講鄉音，又不同也，薛女士於自呼廣東大戲院萬歲中，轉身取香檳一瓶，就桌一擲，酒花四射，幕於以開，蓋兵艦下水之擲瓶禮，殆亦適於戲院開幕之用，此誠吾輩聞所未聞也，是日，該戲院散佈新聘由粵到滬之華僑先聲班戲單，單中有伶曰薛錦屏，據聞即薛錦園女士之妹，薛女士爲廣東大戲院之大股東，而亦航空署長張惠長小姨也，

廢物聯話

（新舊廢物）

蔣主席有小廬之築，廬而曰小，雖不必如神堯之茅茨土階，而巳師法大禹之卑宮室，有建築大家藝學大家之經營布置，窮工極巧，要是崇尙美術，獎勵專門藝術之深意，鄉曲小儒，少見多怪，從而擬議，適成其爲一孔之見而已，此廬落成之日，予嘗贈以一聯，亦用成句，上句爲「室巧何須大」禮記，禮器篇云，目巧之室，見主席之事事法古，並非盲從歐風也，按原句爲雅字，予故作巧云，下句祝爲「花香不在多」，主席之屏去妾媵，與宋夫人白頭偕老於是廬也，爰歌斯干之詩，敬效張老之頌，

花影鐙痕

（一十三）（拂雲生）

第四回　一舉忽成名花嬈解語　千金難買笑絮弱迴風

話說顧紅葉和花如玉小玉姊妹金素達，在醋溜魚吃中飯，小玉說張貝達打扮得跟醫姐兒似的，如玉忽地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指着小玉道，今天你嘴是怎麼啦，開口就得罪人，回家告訴娘，仔細揭你的皮，小玉嚇得把頭一縮，嘴一撅，楞楞的只是望着紅葉發怔，紅葉忙道，小孩子倒是眞話，那兒該得倒得罪兩字，我們來飯罷，素達也說吃飯要緊，回頭我得回家吊嗓子去，飯後，如玉邀紅葉也上素達家去，紅葉躊躇了陣，回說要去看個朋友，晚上園子裏碰頭，如玉知他不肯去，便說準定晚上見，看紅葉跳上了車子，三人也乘划子回家，只見素達的先生，正提了封信，讀給娘聽，如玉湊過去看時，見是上海楊七老闆來的，說班子已經訂妥，要她姊妹倆即刻回來打樸，如玉的娘笑了一臉道，早不妥，遲不妥，一出門便妥，眞是活該嘔財，大姊姊你聽，我連一枝香也不曾燒哩，這們說，今天晚車就得回去，素達的娘也笑道，這一遭她姊妹倆也得出頭了，我也不留你，趕回去是正經，吃人一碗，聽人呼喚，幾時有空，再來燒香，當下張羅了幾色杭州土儀，匆匆送母女三個上火車，素達和如玉姊妹，久別新逢，又來送別，不勝依依，如玉執着素達的手道，大姊姊，勞你寄個信，與不與，素達點頭道，你不說，我也得跟你寄，晚上園子裏他不來，那沒有法子，他要來，準定給他一個信，如玉重重的捏了她一把，默然無語，如玉的娘已是催着她們回去，汽笛一聲，又將她們送回上海，